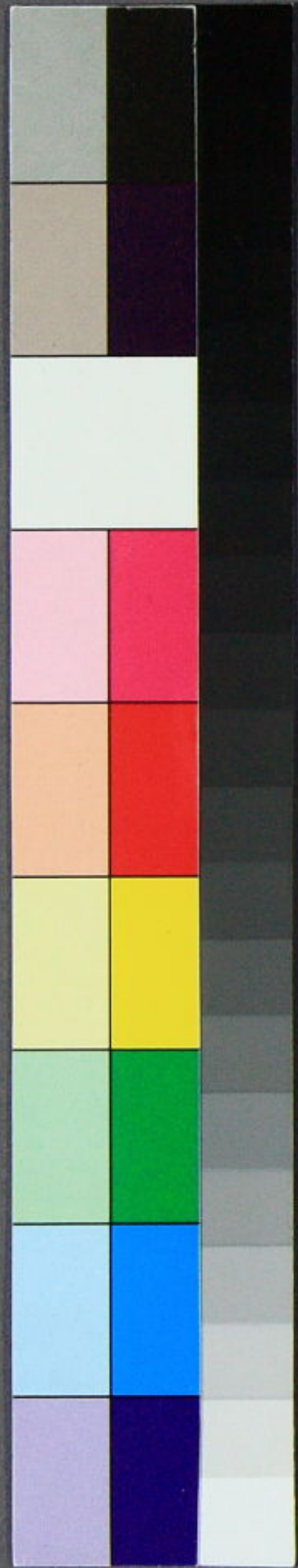


錦石集
三

五

^ 16
2331
3



和
2331
卷 6-3

錦石集卷之五

書

上伯氏 三十五



錦石集

卷之五

目錄

一

錦石集卷之五

錦石集卷之五

書

上伯氏

信息非不源源而一念懸仰無時可已也卽又官隸
 至伏奉下書審自木川還侍氣候無損伏慰弟棲息
 日久轉益愁鬱心神搖搖或胷中之氣發而爲嘆咤
 嘆咤而悲歌欲決然捨妻子去而求天下壯觀登會
 稽山探禹穴過鄒魯問孔子遺風而又望仙人於瀟
 湘洞庭之間而不可得則欲一得見天下奇男子
 相與淋漓跌宕以吐出胷中奇氣則幸矣竊嘗謂京



師之俗日鶩於芬華勢利之場齷齪澆澀輕儇浮薄而卓犖魁傑非常之士則隱於畎畝寂寞之濱而至老死不出於世欲從而求之者蓋久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夫牙古之州牧也戶不下數千人口之多亦不下數萬安知無伊人隱於其間者乎况昔時如車五山李東洲李忠武諸人或以學行名或以文章名或以忠節智畧名彬彬出於牙而其餘風遺韻必有未盡泯者乎伯氏必於定省讀書之暇杖策逍遙于鶴山石流之間從布衣野老而陰求之則向所謂卓犖魁傑隱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幸伯

氏爲我圖之也不備

上伯氏

伏承初吉下書敬審比日體候益勝渾衙俱安何等喜消息也弟病支離不可堪忽於所慎聖門立脚等教誠老成之訓敢不佩服至於發奇文好詩而諷誦之云者讀來不覺瞿然弟何嘗有奇文好詩乎豈伯氏姑以此激發而警動之耶然使此一個心不爲病故所奪則向所謂事業學問文章三件事豈欲全讓於他人而目下尋常文字廢却已久况百倍於此者乎所納親庭詩奉閱其法度之圓滿卽伯氏本色而

至於帆因副手輕一句語非但伯氏得意處於古作者亦所罕見數日諷詠幾使脚痛失去也弟亦有一詩匪久當覽至矣不備

上伯氏

日間侍餘起居若何伏慕伏慕弟身姑無恙而惟是田地日覺荒蕪終未能痛下耒鋤日日對案者惟是一講冊也雖使之列于目入于耳浹于心腹將何益於自家實地乎自今以前蒼黃悲撓之日居多自今以後則又將不得安坐一年二年輒到幾許年而畢竟爲何等人耶每一念之不覺惕然于中旣又奮然

而起其所惕然奮然者又不過三日而已恨不能刮去塵腸砭其懶骨棄妻子深入山中堅坐快讀以了當宿債也不備

上伯氏

歲晏杜門別離良苦忽此倅來拜受長紙未發已欣然旣發而奮見其紙之長而知其說之好所以欣然也及見其說卽道學之說其說不啻累百而發之慷慨者足令懦者立所以奮也伯氏前以是發之於汝成後以是發之於準源此可以見自處之高而亦豈非大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乎準源則非不有志於斯

汝成則因伯氏之言而回之亦未嘗不有志於斯者然吾兩人者不過爲伯氏之羽翼而伯氏之學將大有爲而異日做聖賢事業自任以天下之重伯氏於是乎安可得以辭之而文章光輝卓乎一世炳然有不可掩者矣伯氏益勉乎哉然汝成之回回其頭而不回其心回其頭而不回其心者特出沒科臼惟恐其文之見奪於道而然也準源方欲貽一書明其所以道與文相爲一體爲道則必文爲文則必道以破其惑又要其回心於道學之域矣書未發而伯氏之書又至於此際語及汝成之文而力攻其病因此而

亦有復於伯氏可乎蓋文不必他求求諸道而已道不必他求求諸文而已六經之文有六經之道百家之文有百家之道萬象鼓舞於有名之物五音繁難於無聲之域而斯道也一以貫之本不與文章爲二致則如山而求鳥水而求魚林木而求其華也今汝成之惑滋甚矣此言足以破其惑而汝成之好文章譬如惡影而立日中不知朱夫子所謂文與道兩得之意也彼文與道者必也賓主乎主乎道而賓乎文然後道乃成而文乃足互不相離辭理俱到古今人傳法之所同然也故歐陽子學推韓愈孟子達于孔

氏著道德仁義之說而自合於道其餘賈誼劉向孫
樵杜牧李翱皇甫湜之輩皆以著述稱以至山林草
野之辭朝廷館閣之文各具體裁自成一家準源以
爲是亦道之所存也伯氏以爲如何伯氏有志於道
久矣雖不事文章發言理正簡而沛而古而光自底
于文章此亦文道一體之驗耳準源之讀朱書偶然
而伯氏實之然則由是而亦將駸駸入於六經之文
行之以六經之道則恐不但止於伯氏之羽翼而已
做聖賢事業而任天下之重者又將當仁而不讓於
師矣然而弟本懦弱不能自立于學而每承教誨於

屢百里之外則如聞伯夷之風此所以不憂其懦弱
而惟不能去其私是憂苟去其私益見道學之重既
見其重亦須只管向前復豈有顧慮也然惟其有懦
弱故不能去其私今教中持志不懈用工不斷八字
適中弟病痛敢不服膺而銘佩之耶書出後有日動
靜若何伏惟一樣不備

上伯氏

近間定省萬安否秋風高天氣慘慄別離益黯然也
永亭之遊果以何日發也計日子則當已在亭上矣
其勝果如何不減所聞否抑有勝否伯氏居南後今

鐘石集 卷之五
始了債矣大抵山水之遊非有至誠難辦况不謀於人超然獨往者人所尤難而伯氏能之其可謂真得山水之趣而有其誠者矣昔農巖先生入金剛聞有一少年幅巾騎驢而過知其爲家弟至今想像風致蕭然異日弟入永保亭聞有以匹馬獨遊者知其爲伯氏也不亦奇乎然伯氏今行必有詩有記其摸寫真切便是一永保亭弟則坐而得之一舉目而盡之不啻若登高閣俯滄波而濯清景豈不快哉弟病久未瘳悶悶古人有瘳疾於峩嶠圖者詩與畫一也抑將有所待而然耶不備

上伯氏

節序漸晏心緒去益慘慄而點檢年來無分寸之進無進則有退恐自此不免爲自暴之人思之尤不覺戰兢耳深衣聞有製置之教弟實迂於此等事雖按圖亦未能解其法此將奈何可悶

上伯氏

近日連有信殊慰歲暮分離之恨又於七萬之來下書備審日間體內之安况其滿幅非道學則詩文之說無異面承不知鶴樓終南相去數百里而其喜不但在於頻聞候之爲幸耳弟病說支離姑舍是舊朋

不來新朋無之雪簷燈窓只有一學童相守近有詩
曰樓燭虛明將夜氣枕屏寒濕欲山雲江湖入夢唯
吟病林壑棲身自絕羣然則非朋之不來乃自絕之
耳太早計之教有不敢聞命者近有向裏工夫見道
頗高明臯比之位亦將不讓於師然而猶曰未也故
不曰先生狗皮坐而曰學長有以見史畧初卷之學
長自處之而已耳好呵草堂詩意格俱好然但原韻
似非可和之人耳今番信行有象胥李彥瑱者年二
十餘以文章擅名而歸云蓋其人聰明則輒一覽而
誦敏速則未七步而成倭之求詩文者如山而揮灑

頃刻而盡以此尤獨步但其文頗學明末險奇難曉
云不意今世委巷之間有此奇才然月沙簡易之時
未聞有舌譯輩獨擅文名於外國此可見世道之降
矣雖然使彼倭有以見我國文風大振以至委巷之
士亦能文章如此而猶且沈屈於卑賤則此亦圖末
畫蘇武之意何害之有耶適有所聞故漫及之耳不
備

上伯氏

阻餘下書已極慰豁而獨登海亭所遊覽頗奇壯爲
之神馳下示諸篇雄清儘好奉讀恍然如身歷其中

前書果不誣矣亭詩五勝於七而亭鳥巨溟之句可與海勢爭雄恐不全讓於翠翁不得不分華一半作兩主人耳弟亦不可無詩憂撓中走草尤荒亂無足觀恐見笑於大方雖或未得爲主人可許末坐否篇中畧有數字貢愚處極知僭猥然亦未信其必勝如以爲不當則刮去何妨

上伯氏

魯論聞已了得鄉黨其間似當始先進之篇於曾點舍瑟之對必有所興起者能江鶴樓其將爲沂水雩壇耶英雄固自戰兢中出來而活潑潑地亦是爲人

底工夫則恐不可一向把捉以傷流行之氣未知如何弟之鄒經終未免一暴而十寒尙未了數卷雖其已讀者亦不能融會貫通慚愧何可言方纔披閱浩然章而姑未見有疑此實不善理會之害豈真無疑而然也有疑從當條稟以求教耳性敏之教固知出於獎勸之意而本來鈍甚兼以疎懶不能立志以此欲爲而未爲長未免冰炭之交中此將奈何

上伯氏

邇來音信頗闊深庸鬱鬱卽因隸至伏奉下書謹審春寒定省安寧伏慰聞魯論日有課程意味頗長功

效可期云又何發人好意思耶此非但處靜之力可見立志之固尤喜尤喜然處靜立志非伯氏之不足嘗見朱夫子調息箴曰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翁如百蟲蟄動靜呼吸唯當隨時得中恐不可一向拘執以自刻苦使血氣不流心力受傷也如何如何浩然章始讀自以爲不難知也稍加遍數漸覺有疑輒取尤翁問目見之脫然者雖多而反有所疑晦益恨山川間之不能解此憤悻耳

上伯氏

魯論方到何篇定省之暇堅坐書室讀聖賢書時或

出遊江山之間不知世間得失此何等稀有之樂耶每一念之不勝仰羨詩律奉讀三四開發誘導之意藹然可見而顧今所讀只是苟且汗漫於道義文章俱無所主劉元城蘇明允將未免兩失豈有捨此取彼之可言者哉齋號山名想非偶然豈古人之居其地者慕曾點之事取而名之耶然齋不必超然山不必鳳頭我能如曾點之見得大意則無往而非雩壇沂水也豈但以彼名之偶符想像其萬一而已乎

上伯氏

浩然章方過幾百遍而微奧處漸透徹得去否此章

弟於昨年草草看過自以爲不甚難解矣今年則對輒憤悻此尤翁所以時出怨言者耶兄弟一書尤好對床討論而相望天涯落落如此自不禁恨鬱耳

上伯氏

日對南山林木藹然有春氣漸看節序之變遷益覺別離之傷心卽因官人之來伏奉下書謹審邇間定省安寧仰慰第滯症頗苦此必久坐看書爲之祟也何不時時逍遙於鶴樓鳳閣之間以之暢敘幽鬱消融痞滯也不但節宣導和之方固宜如此於治心之工大有助焉幸留意也元宵天陰遠近同候旣望月

色彼此俱明則古人所謂雖臥官齋千里隔與君同看月初圓者已說出伯氏心界是夜不覺三唱而徘徊矣春氣已生欲小俟和暖匹馬馳去拜省之暇與之同登鶴樓仍作練光浮碧之遊而世故多端恐難如意深用鬱鬱耳別幅謹見我之處義至矣盡矣則雖有違俗之謗異衆之譏固何害於吾之一片光明乎到今人或以過矣目之而亦莫不歎服其卓然難及至於自處自明之分則世人俗士只見其淺近易知者又皆以已之腹度人之心滔滔皆是則彼雖認之以全出自明之意而終不信其自處之說亦何必

人人而深辨乎唯當任之而已不備

上伯氏

辭歸一望未見下書孰謂錦江不遠也方此怵怵昨日官人凌昏而至伏承長牘蓋一紙再書奉讀屢周費了半宵燈燭仍伏審比來酷熱定省安寧兼有伊吾之樂何等喜消息也伏慰萬萬弟渾狀連吉餘億漸勝方欲收拾精神以爲不負光陰之計而所謂文字上工夫終未免科日中出沒前頭大成就姑舍目下却暑之方亦難得力矣然亦時取伯夷傳讀五六遍亦覺肝膈生涼雖不及孟朱之書亦非鶴林玉露

之可比也以此過夏雖無六和湯亦可以清暑矣好笑今行免雨祇是偶爾而伯氏謂以無安排布置之所致恐近於從而爲說然其理則誠有然者從今以後凡事唯當脫灑而不爲計較遵鄒聖三勿之戒祛曾傳四有之病則庶可以魚川泳而鳥雲飛矣豈不快哉延平事歸考淵翁日錄果有之益知書冊之不可無也全數謄上以備覽裁耳

上伯氏

浩然章聞已讀過二百遍視尤翁固少矣而於弟不啻什佰伯氏則羨尤翁而弟之所羨實在於伯氏如

果各羨其羨至於所羨極處則幸矣而近日以來伊
吾之日尤絕少恐未免徒羨而已將奈何下問疑義
無異於責聾瞽以聰明其不指丹而謂青聞蟻而知
牛也者幾希矣弟何敢爲說而千里下問亦不容嘿
嘿敢以別紙條列以對此不過強爲之說豈敢望其
無悖於經旨而有契於意下也第俟裁擇耳弟亦有
所疑者因此仰質可乎孟子對惠王何以利吾國之
問當曰王何言利而今乃曰何必必字何意歟又當
曰只有仁義而已而今乃曰亦有亦字又何意歟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疾者媚嫉之意也欲媚嫉云者其

成說話耶無欲字可矣而必加欲者何也鷄豚狗彘
豚亦彘也鷄狗則各言一物而於彘疊言之者何也
或者曰豚彘之小者也鷄狗不言大小而獨於彘言
之者又何義歟四端章隱亦惻之意也惡亦羞之意
也讓亦辭之意也惻隱羞惡辭讓此三者各自爲一
事而是非則是與非二事也於仁於義於禮所屬者
皆是一事而屬於智者獨爲二事何歟智有辨別之
義故然耶抑有他義而然耶此皆弟之所嘗疑處伯
氏必有所思索者幸回教也鄒書一部不過數十遍
讀了而其間大章雖稍加番數而終是不善讀其所

以無疑者只緣不能會意也豈敢曰輪流通透左右逢原無一毫礙滯而然乎間或不無有疑處不卽錄出因致忘却此尤大病痛憚煩之教實爲慚愧問解再繚一節臆上其梗槩卽慎齋答同春者也古禮士帶則單二寸大夫帶則夾四寸而以單二寸爲再繚者蓋欲存四寸之義而朱子旣以單二寸爲夾縫之二寸則是實再繚之單二寸也旣夾縫而又再繚則是爲單八寸與大夫夾四寸之制有何隆殺之義耶慎齋之非之者似以此也

上伯氏別紙

孟子問目

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何嘗無訓也小註程子之言曰無暴亂其氣亂字卽訓暴也然則暴是過當失平之意來教所謂躁暴暴厲者皆似得之矣而兼有粗暴底意思是氣之過當失平卽所以爲害也害在暴之中而亦不可混而一之蓋暴者人過用氣使是氣暴也害者人有作爲去害是氣也暴屬氣邊多害屬人邊多且細觀其文義則對持字而言故謂之暴對養字而言故謂之害持是確定之意則以暴亂對說養是充完之意則以傷害對說者其義實明白切當聖人下語可見其置水不漏處豈直偶然也哉復有

一說焉夫氣之過當失平處必用暴字何也凡人硬要致力所不及底事者是客氣也客有暴之意何以知其然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客也來攻主人主人自不免動蕩擾亂失其平常所謂行中驚和步中采齊之氣象不可復見此所以必用暴字以見是氣之爲客氣也歟妄意如此而語涉傳會恐未免悖經之歸如何如何

配義與道○孟子論氣皆於用工處言之而養氣之工專在集義上此所以先用而後體主義而畧道者歟以下文言集義而不及道者觀之可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屬必有事勿助長屬勿正用工節度雖有深淺之異而其實勿忘與必有事爲一事勿助長與勿正爲一事觀其文勢則有若以下兩句解釋上二事者然譬之如綱之有目焉夫如是也故心字當屬下句心屬下句然後方可見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此四者之皆爲心而若以心字屬上句則只是勿正爲心而心字專無精神安貼不得此朱夫子所以從趙氏程子之說者耶且以語勢言之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纔讀心字而未及勿忘字時則心字之意却在必有事

上讀時反復玩味則自可知矣此心字必屬下句然後方可以承上接下居中而有力弟意則以正心讀之者文理雖通而實悖於經文之本意未知意下以爲如何

上伯氏

伏聞間作永同行而文字未卽受歸雖甚鬱抑然今則付託有歸文成亦是早晚事感幸大矣但待其數十處酬應後始撰成則無異俟河之清雖煩瀆此後往來時輒乘間提乞俾無因循似宜耳請文時說話想其威儀言辭之際賓主酬酢歷歷如親見初以此

身之未從爲恨今頗豁然矣但長者之間猥及於無似榮固有之而至於好學二字不禁愧汗之霑背也一幅說話真是家內所傳之文字敢不留藏耶上漢湖書及長者所答亦見而置之耳後書中知有道途觀感之美依然畫出境界披讀三四此心亦不禁俯仰慷慨况親見之乎鷄籠一面雖不能登臨古人在廬山外始見真面目則此山氣勢亦必呈露於注眼時爲之神飛也

上伯氏

曾傳溫繹不撤可見意味濃至可喜明德之義漢論

溪說有不盡同者何處耶抑曰心曰性之間有所參差耶自來經說之互異如此其誰適從也覈鯨章讀二百遍而方到浩然章句讀非不容易而終不能玩索理會恐讀之無益也權度之義竊意與中庸之中大學之絜矩彷彿相似凡於低昂稱量之際苟能善用權度則亦可以致中和而平天下近來新見如此未知前人已以此語否也然不先明理而欲徑用權度則所謂輕者非真輕而重者非真重不過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權度之用恐是明理以後事不全爲明理工夫未知如何

上伯氏

伊吾之工近日作撤尤無常既讀之後茫然又如前矣然第讀至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意浩浩乎洋洋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殆欲樂而忘食只讀其文意思已如此若使身到真境則未知果何如也轉移云云何事不盡然在上者苟能善善惡惡使人明知禮義之爲利則其趨向之速何異於今之作表者乎惟其導率不然人徒知名利之爲利而不知禮義之爲可樂故世道之下至於此可勝歎

錦石集 卷之五
哉近日一儒臣因論經義忤 旨經義則論賢賢易
色而推及於惡惡如惡惡臭自 上謂以黨心所發
至有墨名之舉如此而豈有挽回世道之望哉仰屋
而已科弊云云任說誠是矣無科舉則三代治化雖
不可遽復亦可以有下手處今之欲有爲者當以罷
科法爲第一務其餘小小更張當在格君心之後譬
如末流之重濁本源受汙不可不先滌末流以清本
源本源旣清之後則其餘派支流不甚費力自可澄
汰如何如何

上伯氏

某兄間又一番來過醉語霞亭其文氣足令動人但
其言曰顏淵無書人當言顏淵所欲言其言誠高矣
而亦不肯屈首於經傳外經傳而爲顏子之言未知
其言將爲何言良可歎也然少年能文於議論例多
如此晚來覺得而或歸于正則此兄安知不然乎淵
翁之於沮溺何嘗有一毫彷彿者沮溺絕倫離類樂
於果忘而淵翁則誠篤於人倫其於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可謂兩盡之矣而其放浪於溟嶽者初非果於
忘世者 聖鑑未燭乎此則在廷者宜一番陳白期
於反汗而終未聞焉設使淵翁真如沮溺如此之人

在上者固當斥之不暇不宜反加崇獎以傷風教也如以其隱遯果忘其操可尚則卞隨務光當受祭於三代之君而楚狂石門之徒不見絕於孔子也以此以彼宜其有大臣之言而無一人陳此者殆為淵翁之累豈不惜哉凡致祭之規人家或有經年未受者在本家之道稍為遲遲以待畢竟出場可也而不此之為急急而受之云尤堪一嘆也

上伯氏

聞近讀中庸有蹈舞之樂不勝神馳此書所謂鳶飛魚躍天地位而萬物育即參贊之大業而聖人之能

事以眇小七尺之軀而以此為分內事則人之所自待又何可輕乎舞蹈之餘亦必肅然而歛容也論沮溺三紙一番讀過大體似得之此非卒乍仰覆之事姑留之何妨然以隨時抑揚為主意則抑者正道也揚者權道也若果只論正道則在上者當何以為之耶且以為在上者亦當隨時抑揚云爾則向謂斥之云云恐不可全削只去其不暇二字則不害為只說正道之義耶是未可知也

上伯氏

大學之工想日有程課是書三綱八條燦然具備孰

非實下工夫處而伯氏於第一條益加留意焉惟是過寂寥之故自生妄慮心界長不安穩真所謂動生於靜者也今年所得只看了朱文數冊而已何所成乎工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者千載之下同一歎也

上伯氏別紙

大學問目

在明明德○明德之義未有定論或以爲心或以爲性或以爲心性統稱將何適從或者又以爲明德非心非性不屬理不屬氣別有一個虛靈之物於心性理氣之外其言復恍惚難於摸捉古今天下豈有非

理非氣之物乎

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言明德以見心也補亡章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言心以見明德也然則明德之爲心似無可疑而論者之言不一何也

虛靈盧氏以爲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然則此虛靈與虛靈知覺之虛靈不同而虛爲體靈爲用耶又以爲虛故具衆理靈故應萬事然則虛具爲一體用靈應爲一體用一心上有兩般體用耶

知止而后有定○朱夫子以定靜安慮得五者謂功

效次第非工夫節目然則格致之說不待着些子工夫而誠正修齊治平自然有止至善之功歟下文物格而后知止以下八條雖是功效而自有逐節工夫則定靜安慮得亦豈可只謂功效而專不用工夫乎弟意以爲於功效處自當有工夫在未知如何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明德亦似指我之明德而章句以爲天下之明德何也天下之人皆明其德然後我之明德始爲大明若以爲天下之明德則無以見八條中我之明德流行之意以我之明德明於天下之意看得則何如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此至字非來至之至而乃極至之至則其意已盡於窮至之中而又曰無不到此到字又似訓至何也至字含兩意而然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卽天命之性以此觀之明德又却似性如何

湯之盤銘曰云云○明德新民自是兩項事則新民之首又復言自新之工何歟

詩云瞻彼淇澳云云○道學自修恂慄威儀明德之止至善也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則新民之止至善也此章兼言自新新民而於上文文王之事只言自

新而不及新民何也意者前王不忘一章本在止於信之下而誤在此章之後耶

必也使無訟乎○我德既明化行俗美至於獄訟自無則此實新民之極功而若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則是不過畏憚而不敢爲其爭訟之心未必不在也烏在其新民德之意乎

心有所忿懣○懣字饒氏以爲怒之留恐非是若曰留則已有矣上着有所字不得如何

註所謂一有之有是存有之意耶有在之意耶有所之有會前依圃陰說欲輕看而與一有之有殊看矣

或言一有之有本是有在之有依圃陰說則大文章句兩有字始爲一意云此言如何

四有似有心之病也三不似無心之病也而或言四有亦是無心之病三不過承上文不得其正之言而明其爲病也此言如何

心不在焉○方氏以爲此一節無心之病上一節有心之病有心無心宜皆有救病之藥而敬而直之四字獨言於此者何也豈以爲上一節亦是無心之病而不當各言其藥故耶抑以有心之病亦當以敬直爲藥使之通用耶且有所之心何心而不在之心何

心歟兩心字既無不同則有所與不在同是一病先儒又何以分屬於有心無心乎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兩句當與上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相照應然而其子則愛之故不知惡其苗則本非可惡者却不成惡之故不知碩今乃爲之說曰貪得無厭故自其苗方生時已有不滿之心常常賤惡畢竟至於碩大而不自知此豈非惡而不知其美耶如是說似可通未知如何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他傳結語皆言在而此獨反意而結之何也治國章亦不曰在而曰必先

兩處變文似非偶然有何意義之可言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仁讓之上自有一人仁讓之意一人貪戾之下自有一家貪戾之意其意互相備先儒謂善惡功效之難易恐未然觀下文堯舜桀紂事未見其有難易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亦不當以難易爲言以一事而小言之則謂之一言以一國而大言之則謂之一人若以爲易故其幾在於一言則所謂一言興邦者非耶從善從惡固有難易之別而此處似不可如是看如何

平天下○平是均平之意耶治平之意耶均平則爲

治平固一般事而本文平字則何意爲實耶

上恤孤而民不倍○不曰慈幼而曰恤孤不曰興慈而曰不倍何也曰恤孤則此是幼吾幼以後推及之事老老長長亦以推及以後事看之如尊高年之例則老長孤三字乃成一意且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則興孝興弟之中自有親上死長底意又與不倍成一意以此看得似齊整未知如何大抵孝弟慈三者以自家及國之道統而言之則固無異同而若專主治國而言則其勢不得不詳於說慈以見慈幼卽所以使衆也是以每於說慈處必劈開一

重露出民字意上章如保赤子之如字此章恤孤之恤字皆直言使衆之意而只以子與孤帶得慈字與孝弟相貼說亦未知如何

絜矩○矩者只取方正均齊之意胡氏方止之說似太巧以矩爲絜乃本意而或言絜而矩之此言如何此亦有朱子之言而以註觀之則推以度物是釋絜之義也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是釋矩之義也文勢次第如此或說似得未知如何

大學只言省察不言存養何也或以此問於農翁農翁答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遂明二字豈非省察耶

云然則農翁之意亦以大學工夫爲專主省察而旣曰誠意正心則誠正豈無存養時節耶雖以忿懣恐懼等事言之其未發也不加存養其將發也始爲省察乎愚意則於誠正章通看存養未知如何程子暮歸觀獵屬於致知不足耶屬於誠意不足耶抑致知誠意皆有所未至而然耶

上伯氏

成服正時今日朝紙未及出傳說不一要之在於平朝與丁丑無異也然當早動耳私出時服色旣有此遂庵說則丁丑禁方笠其時議論何爲非之耶以芝

村說爲當故耶丁丑則明有禁令故雖非之而猶從焉今則朝家無知委之事惟當從禮不去方笠爲可耶朝家之無知委者抑以已有丁丑舊例此一節雖無別般令甲自當遵舊例去之故耶杖之去不去先賢未有定論云難以臆決當視通規而處之耶遂庵之意則旣以蔽陽繩帶無妨則去杖之意自在不言之中故不論耶弟意則方笠杖或以不敢之意去之猶可也而至於帶則似無可易之義今日繩帶無妨是出入時純是君喪之服非無官者持私喪之意誠未可曉也

上伯氏別紙

禮記問目

檀弓免○仲子舍孫立子檀弓何不正言其非禮而乃爲過禮之免而譏之乎將正人之失而服不當服之服先自陷於失禮豈非不可之甚乎蓋朋友之死他邦而無主者爲之免今仲子舍其適孫而立不當立之庶子則是無主之喪也故檀弓免而弔之以示微意則是乃變禮之正而非過禮之失也耶

先君子無所失道○此指伯魚耶指夫子耶聖人以道揆禮爲之隆殺惟其時之是當則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其必有以也雖非禮之常而權以得中也然

則其喪出母本非過禮而期而猶哭然後乃爲過禮也註言子思於門人之問難言伯魚之過禮以此爲對有若托辭而苟且掩蓋者然竊恐未然

曾子寢疾病○惜乎樂正子春之識不及童子也此時如無卍角而執燭者則曾子之簣終不可易之耶抑賴天之靈忽然有自覺悟者耶大抵人子事親養志爲大曾元平日不能養志故其於正終大節目亦有苟且姑息底意惟知其變動之不安於體而不知其將陷親於不義如使曾子之歿在於未及舉扶之前則是聖賢終不能得正而斃也豈不爲千古大恨

金石錄卷之五

乎曾元不孝之罪將無所逃為人子者於此可不惕然知懼乎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也此說甚善

獻子加於人一等○祥日鼓琴禫而從御則獻子之事過矣伯魚之期而猶哭子路之當除不除夫子皆責以過甚而獨於獻子以加人一等稱美者何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孔子於既祥未久作樂為歌安在乎踰月其善之義也十日之成

笙歌或在於踰月之後耶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於此不曰禮而只曰難何也抑或以為過於禮也歟

彈琴而后食之○古者祥祭卜日行之故顏淵祥祭之肉聖人如此處之而若如今人以死日行祥則祥

祭之肉是日似不可彈琴而食當待明日而食耶公西赤為志○志字未暢尊信夫子之志歟註言章

明志識識字又何義歟綢練之義未詳註言綢盛旌旗之竿綢盛何義耶

遇諸市朝○遇字帶窮搜遍探之意市朝稠廣處有可逢之道

降婦人而行禮○婦人卽降階矣又升堂明日又降而始行遣奠之禮一語而語凡三節豈有如此文義意者旣祖而奠徹則隨鞠之婦人亦已登車而遇賓至樞行將及故使之降避而行弔禮也耶先儒已謂義難強解恐有遺誤則闕之爲宜耶

角瑱○縑緣繩屨鹿裘裼衣皆是練後微飾之義則角瑱宜無異同而馬氏以爲哀殺則有聞故爲瑱而充之恐失於鑿

公之庶長殤○君與大夫皆言適而公只言庶何也公亦君也則上文已言適於此可以互照故耶公與

君無異則又何爲而分言之耶

天下其孰能說之○只言其不可爲利可也又言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無罪則是其心必欲要譽於天下爲日後得國之本終是霸者之言

帷殯非古也○朝夕哭不帷卽孝子欲見其殯之意則後人之倣敬姜而遂無褰帷之節蓋非也然敬姜帷殯意在避嫌而晝哭之事夫子旣以知禮稱焉則此亦知禮之一端雖非古禮婦人之哭夫殯者遵而行之無妨耶

稽顙隱之甚也○上文言拜稽顙二者俱爲至痛則

於稽顙既言隱之至也又何以曰稽顙隱之甚乎至與甚之義有淺深乎且拜稽顙分言之則拜亦至隱也稽顙亦至隱也於稽顙固可見其至隱而於拜何以見其至隱乎上文拜稽顙似指有拜之稽顙也下文稽顙似指無拜之單稽顙

葬於北方北首○古者無後世某坐某向之法故一切皆北首歟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禮君喪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敬子之言謂不能行此禮耶

一狐裘三十年○有若曰三字似是錯來在此自晏

子知禮至此皆是曾子之言而下文國君七个方是有子之言曾子先言其知禮次言其恭敬以見反復稱歎之意而始乃指三事而實之

毋曰我喪也斯沾○昭子之意或以子張以昭子顯家當有人來覘視其喪禮故欲遵聖人之所已行者爲之依據免得固陋之譏故昭子之言如此欲使子張勿如是而專主其事有所改異於彼是其人必驕矜自用以致敬子家喪禮爲恥其亦魯三家互爲務勝之意歟子張之不能爭執終正其禮何其弱哉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有子之不知喪踊之義而

必欲去之者何也以其無義也則孝子至痛實寓於斯以其難繼也則先王品節自有其數有子豈不知此而欲去之乎或以跳躍之形終有可惡者如被髮之類耶

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此說未詳以哀情之在於踊亦如此孺子之號慕終近於直肆益知其可去之意耶孺子之號慕其理有當然始知其不可去之意耶若如後說則有子之答就其平日欲去之心而極論先王制禮之意耶

巫先拂柩○襲時豈有柩乎以桃菊先之如拂柩之

禮耶

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只論禮之當否可也何可引三臣爲重乎顏柳以爲竊禮之不中者君何學焉則其竊禮之中者君可以學之歟兩人之言俱失之矣

上伯氏

止庵金先生嘗有酬酢於余曰吾之陳疏語及君之同姓於心如何耶對曰雖至親公議所在有不敢介懷况疏族乎問曰幾寸乎曰高祖之八寸兄弟也仍仰質曰館學若有疏舉則隨參得無未安乎先生曰

諾不可隨參此則義理斷然矣過慶婚後率二子往拜則熟視而猥褻以皆俊秀仍問兄弟之數弟曰多子故益媿乎爲父矣先生教曰旣知其可媿則益加自勉爲賢父兄好矣弟以平生無志趣老大孤陋爲歎則又以老而好學尤可貴爲教此是卒次間酬酢而皆切實有益於後生若使山頽少遲數年則薰炙必不淺而今乃不幸慟恨奈何先生在時士趨頗正里風亦好雖有歧心邪議不敢售云矣山頽不滿數朔而已有風氣不好之漸前頭恐多難處新寓者尤有所不樂久居耳成服之日加麻之人不過邑中八

九儒生而此後或似有追爲者然其時加麻者不爲經帶閔參奉彝顯自其兄清風任所奔哭於成服後追爲釐正云矣漢湖之喪其時銘旌何以書之耶此處銘旌事議論多端末乃以職名書之矣喪家貧甚初終只有壽衣若干若非金台伯安之適在鄉則幾乎狼狽云矣常時只有一衾冬夏隨以厚薄者隆寒浣改設爲靈寢之具見之頗艱窘此亦可貴矣此翁一生不知家間產業仲順聞我之不知家務比之於丈席反以謂便還可笑耳

上伯氏

昔年聞 英陵官之言則卜 陵時使累百名役軍
破一巨巖多有靈怪之事仍置之蓋其石不知爲幾
千年形如大屋斧破時拆其一面則其中有三佛形
故遂名三佛巖或稱畫石居此地以來欲一見而未
見矣偶到閔掌令公著家仰見家後如丈人拱立於
雲際乃所謂佛巖也卽與輔也登山就見則石面果
有三佛如畫居中者尤宛然身最高左右二佛比中
者稍短而其長彼此均適依然如阿蘭迦葉夾侍如
來甚是奇觀中者則佛家所謂現在身左右則爲過
去方來二身而過去者尤微耳適有所見足備奇聞

故漫此尾及耳

上伯氏

居此地三年不見東臺元宵之月作一逋債今番又
以無伴初不生意上元前夕偶逢仲順語曰若月明
興到則當會於各獻樓上而此亦閒漫酬酢無必往
之意矣初夜月色可愛往訪李維宗設蒲團於清遠
堂簷下只二人對坐維宗之名言格論娓娓可聽寂
寞中亦自有味俄而夜深雲陰遮月興敗而起欲還
家之際各獻樓終是悵然仍自阡陌間轉向則寂無
人獨鶴睡於松下風磬響於屋角乃回步而出臨江

臯微月之下左右洲渚隱映冰雪便一畫圖獨立徘徊忽見羣船遠自烟波浩渺之間燈燭煌煌管絃嘈嘈始知隣台自東臺玩月而歸遇地主聯船而下舟漸近岸聞余之來泊舟登余諸人嘻我以晚到蓋隣台猝辦此遊而仲順以有前夕之約意余必來故留載酒小船而待之以余之坐維宗所失了數更小船不能久泊而徑發是可恨也急煖酒相勸與之洄沿上下於清樓之傍是亦一奇也鷄鳴下船各歸雖未及於東臺玩月而跌宕汗漫則極矣可謂不負良辰足以慰羈旅之懷而東臺之月則不知何年可得了

債也

上伯氏

七篇古詩身上困阨便是一變雅之時安得爲二南和平之音乎然比東野浪仙輩悽風苦雨令人刺骨者豈不啻有間耶情界不好故發之聲音者近多如此終非性情之正故欲廢者蓋此也前所云詩篇荒落諱窮也長書不緊厭煩也豈真出於歛華就實之意窮經工夫固未易迨此未盡老見曾所未曾見之書姑舍日後受用或免目下固陋此意則長而眼病每每如此此亦不可爲豈天欲廢之耶

左扉處義來聞一二士友之論則皆曰可世多有無禮斜而立後者且以生前已定之子處之則都無事云此言甚周通耳今雖不可論以宰相通籍則通籍矣出身後有不告君而立後之例則爲可向來朱書中某夫人之事足可爲證然但古今有異恐難援引矣或言出身前已定之說足可解之云而此則與其遺書皮封所書者終有所相礙其說亦恐有不得行之慮未知如何大抵此事自成一箇義理則節目間雖未完備豈至有異論也

上伯氏

上伯氏別紙

書經問目

舜典註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所謂皆徑三分者指何物耶管之制皆有孔其大小可徑三分耶然則不言孔者何也抑以有孔然後方謂之管言管則孔在其中耶空圍九分云者空非孔也卽管之截斷之頭空虛之穴耶

容子穀秬黍中者○子穀卽俗所稱稭穀也子穀秬黍乃是秬黍之去皮成米者耶所謂中者卽黍米之不大不小者耶

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

卒乃復似是事畢還都之謂而註說如此然則東巡之後又卽折轉而南巡南巡之後又卽折轉而西巡一歲之內無還都之時耶侯邦之道里絕遠嶽狩之事禮煩多自一方至一方之間自然費四朔之久耶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此文勢雖以文祖爲自藝祖而出成說又以藝祖爲自文祖而出亦自成說何以看之爲可耶

有扈氏威侮五行註○此五行以暴殄天物釋之只當以五行之成質者觀之耶抑兼五行之理與氣而觀之耶註所謂輕忽不敬四字作侮字之訓詁連於暴殄天物而讀之耶作怠字之訓詁連於廢棄正朔而讀之耶

上伯氏別紙 詩經問目

思媚周姜○此媚字與媚于天子之媚同卽指太任順愛周姜而或言太任能執婦道見媚愛於周姜此說恐非

無射亦保○小註嚴氏答辭中作熊氏當考無射之義未彰嚴氏以爲踐履已熟若如此言則與下文古之人無斃之義同朱氏以爲人之於我無所厭若如此說則與清廟章無斃於人斯之義同未知何說爲

勝耶

無然畔援○註舍此而取彼所謂彼此之意未詳
詢爾仇方○詢無註釋崇侯之讒西伯紂不告之前
文王不知讒已之人故使之詢訪而伐之耶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以此車馬待賢者之意章內
無可見處惟既字上可見蓋曰既則必有以後事而
所謂以後事召公必不勸成王以此車馬爲馳騁弋
獵之用則既庶之車既閑之馬不用於禮待賢者而
用之於何處乎故曰兩既字含得此意思未知如何
無俾正反○與上文無俾正敗文勢同而必以反於

正道釋之者何也無使正道反戾不成說耶

民之方殿屎卽莫我敢葵○無我字則成說有我字
則不成說此我字指何人耶詩人自謂耶指其時小
人耶抑指民耶

攜無曰益○似是於天無所費之意小註劉氏以爲
無費於已所謂已字爲誰耶已亦指天耶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君子指王耶競心如猜心之
謂耶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畏忌二字謂我之畏忌耶謂
王之畏忌耶註言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

王暴虐人不敢諫也則必是我之畏忌而諺解以為
엇지이畏忌하느뇨則有若責人者然何也且匪言
不能即我之言也而諺解以為言을能치吳하시느
줄이아니시니有若指他尊者而言者然何也

誦言如醉○既對之言知其不能聽也故還復自誦
其所對之言耶誦之何意耶

予豈不知而作○作是作此詩之謂耶抑是作為之
作指下文之陰女等事者耶

採此萬邦聞于四國○採訓治申伯不過一諸侯而
何以言治萬邦耶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謂之為憲則

可謂之治萬邦則不可萬字似是南字之訛誤而不
敢擅改

上伯氏別紙

禮說問目

元瑞興大夫人喪出而於室人本為五寸親以先世
有出繼故今為七寸當服總而又以出嫁無服則此
不有再降之嫌耶服不再降本為兩男各出繼兩女
各出嫁而言者此不當通用耶

尤庵先生集中野服圖衣身長一尺七寸幾分領長
一尺九寸幾分領長止於衣身之半而其寸數反長
於衣何也抑左右領通計而為一尺九寸許耶

齊戒三日之規或以爲并祭日而數之或以爲不并
計祭日而以前三日數之何說爲是耶以散齋二日
致齋一日之文觀之則下說爲得而世多并祭日而
數之者何也

主祀者遭有服之喪成服在齋日之內則何以爲之
耶當參成服而亦不可廢祭則當使人替行祝文以
身有犯染措語耶悠然樓南丈爲守令時檢屍之事
當齋日則廢祭不行云此據何義耶

長房奉祧主者身死當次者貧不能祭則還奉宗家
以待當次者之身後如吾家尼城祠宇之例似可而

但當次者之後又有當次者則還奉似涉如何當仍
爲留奉於死者之家以待當次者之身後始還奉於
又爲當次者之家耶留奉死者之家則其間祭祀其
家當如前備行耶死者之仍祭不可貧者之備過亦
難則何以爲之耶有一士夫家有如此事諸子孫日
後當奉者同力助需而行祭云此果如何

上伯氏

尤翁院宇事自 上屢爲下詢辭旨丁寧惻怛至以
到今未建爲承旨濟之羞恥爲 教鄉中多土方汲
汲營度爲奉揚之道而財力極窘雖始正堂之役而

不無中撤之慮云矣 筵教時至詢配享之人承旨
以未遑營建配享一事姑未議到爲對此鄉議論若
自下陳請當以閔老峰李貞翼公爲定云蓋此院重
建之意異於他院專爲表揚 先朝魚水密勿之意
則配享之人竊恐捨兩公而無他矣

上伯氏別紙

禮說問目

襲後斂前括髮一節甚不分明備要襲後有環經之
文而又有頭帶之文頭帶則用於何時而環經則用
於何時耶抑頭帶卽白布巾之謂而以承環經者耶
襲經一節在於小斂後拜賓之時而首腰經絞帶之

文又在於設斂床以前有若襲經於小斂前者然是
未可知也抑預設經帶於小斂之前以待斂畢後拜
賓之時耶

至大小斂衣皆左衽云者斂時無着衣之事而只是
倒衣則卷補周裹之際衽之左右不分明何處見其
左衽之義耶不必衽也雖衣幅周裹之際必令向左
則此亦可謂之左衽耶

小斂後拜賓禮意當然而世不見行之者以家禮之
闕文而然也雖因卒遽未遑而畧之亦不害爲禮不
足之義耶

成服之無拜何義耶因朝哭而成服禮也朝哭無拜故成服亦無拜耶受服是大節目而無拜禮者終涉可疑

入棺時用褥之法議論不同或言內拱當向七星板或言外拱當向七星板主前說者則以爲凡衣服美者爲表惡者爲裏裏向身體表向外面主後說者則以爲生人之坐席華美處向身不美處向底二說紛然各自有據世俗通行皆是前說而近有一士夫家力主後說而行之云未知如何

當見襲斂入棺者有故未見後時而往則當有入哭

亦哭於主人爲可耶

昆弟之中殤爲大功七月則其姊之出嫁者似當降服五月而禮無明文何也以小功註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中殤之文旁照降服五月爲當耶

童子服制不詳言今番昌光兩兒雖從八歲以上乃成服之文而世或加經爲杖旣非當室童子則不宜有杖又非冠者則加經亦無意義兩兒只爲制服不經不杖者能不失於禮意耶

成服之日此與兩兒皆拜賓蓋稟質者未及來不能自斷故也人皆不以爲怪而父子之同爲拜賓於心

終不安欲於返魂時則主人獨自拜賓而兒輩則使之勿拜追正成服時之非得無前後矛盾之嫌耶
 祖奠有饌如朝奠之文而曾見辛丑年設酒果脯醢或以朝夕奠皆有脯醢而然耶然則遣奠饌如朝奠有脯者何也

朝祖支子之異居者無由行禮則似當闕之而或云具由告祖廟并告新喪愈於全闕其言雖似完全周詳然不無義起之嫌耶

錦石集卷之五

錦石集卷之六目錄

書

上伯氏 十五

與伯子宗輔 四

與仲子宗慶 二

與叔子宗翊

與季子宗喜 三

與從子宗興 十六

答孫男周壽 四

與外孫李鼎臣

錦石集卷之六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錦石集卷之六

書

上伯氏

今日上官新到愁亂之事不一而足始知公門百事皆有期也俗離山距官三十里云而間有一山隔之姑未見面目或言無可觀而要之一遊之不可已方欲以康侯之衡岳晦庵之廬阜取其中而處之如何如何太守說貧弟豈欲效尤而見今官庫如洗無一棗片楮此簡亦乞用舊官南平物之餘者良可笑也

上伯氏

金石錄 卷之六
秋來百務雲委莫非難處之事無片隙開懷時愁惱已不可言而逢秋客懷尤無以自聊奈何每到至難處時未免動心積漸至於憂傷自思其病欲以活潑潑爲藥而亦未能也頃承勿忘勿助之教固知犁然相契將以此受用則庶幾見效而終是此心易動按住不得只恨用工之未早也大抵做太守者非別人不可爲也麤氣力別肝腸大權數好精神然後方可爲如弟者無一於此而只以一心奉公爲心而及其事不從心則從以疚傷焦燥憂恐悔恨如是而有何太守之可樂乎還覺自笑耳

上伯氏

陽生便是新年此時調候諸節若何輿病亦如何弟六日操場備經苦狀惟以清州本倅俞汝成相周旋稍以慰懷彼我皆以老書生忽作武夫之容羽笠鞞袴拜伏於將臺之下又復手弓腰矢強其所不能十二邑守令莫不相視嘿笑歸而思之慚愧而已清兄見此之被服鞍馬誠心歎服謂以不失儒素本色且曰吾於昨夜與毅仲語到君事文章豈不高平叔曾中無文章則必不能如此舅甥相對欽歎云其言豈不過耶不備

上伯氏

以齊家爲憂之教憂之固當然然憂之則是有心之病也有心於齊家心已動了將不得其正家何以齊齊家與治心一般渾厚和平優游涵泳嚴厲直截省察克治無所偏係然後家齊矣不使優游涵泳而徒欲省察克治則是心之不生病者鮮矣恩勝則亂義勝則離恩義不可偏勝而此心却不可先立得恩義二字着在肚裏惟其氣象意思好使家人自然愛悅信服夫然後恩可施而義可行此自有不言之妙有不可以口舌形容平日體驗當有所不待言而諭者

朱夫子慈畜莊蒞之訓亦有所無待於仰勉者矣抑有因此而有奉質者古人不癡不聾之說何也是必有爲家長之妙法自在於癡聾之外使人愛悅信服不然則徒癡徒聾與一木偶人等耳家已亂矣何家長之是爲耶願一聞之矣

上伯氏

此呈單謄上覽之如何節烈則節烈矣固欲於歲末報營而抑有沉吟商量者蓋婦女持身尤當嚴於死生之際既辦一死則閨房之內豈無可處之道而必於江水哉白馬江雖曰門前猶且里許深夜出門獨

金石錄 卷之六
行里許之地而投身江水者有若非士夫女之事者古亦有如此事否此在亂離奔竄之時則勢或無怪豈以平時而爲是哉其決死之心則非不烈矣而其處死之道則恐未恰好幸賜明教以弟固陋曾未聞士族女之如是死節者古所謂自經溝瀆近之耶

上伯氏

弟之病處近來自知甚明專在活潑潑底太少此蓋本來病處而自數年以來加以淵冰之懼或過分數口如啞而身如偶雖當爲之事不敢爲易爲之事不能爲兢惕之過雖絕勇往之意心界長時不和而不

樂有若有罪者然來此以後坐而酬酢臥而呻吟一日一見小母之後身不離一席者今已過三年矣無異古之行怪者事雖地處異他謹慎爲可而使大賢當之必不如此此實學問未到之致也時或自顧自笑而今則便成痼疾藥之不得奈何雖以治蹟言之才不逮見不到則已矣心則以不自欺爲勉今經三考果無大段權術可愧之事幾乎純於王道然王道非用心而爲之者弟之王道則用心而幾至生病終古以來似無如許王道此必是天德不足卽此已非王道矣墮斲之甚忽作此狂言自嘲之意歟好笑好

笑

上伯氏

天祐宗祊 元子誕降歡欣蹈舞八域同情詩不云
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文王之謂也而我 聖上有
之致茲洪福寔由 聖德尤切欽頌今過初七 岐
嶷之姿覃訏之聲日覺就將真是 天人下降况歲
在庚戌天意非偶吾東方萬億年無疆之休豈不于
今日而基焉乎賤臣之心固已視餘人倍切而今方
朝夕於傍側手奉襁褓而呼溫涼口嘗乳孺而節濃
淡求之往昔如賤臣者幾人此喜有不可以言語形

容之也問 候議藥承 命奔走蓋無晝宵之或間
兩次下書尚闕上答茲始乘隙把筆畧此

上伯氏

昨日下午書兩紙伏見而十八日書尤可慰也是日歡
欣慶忭之狀極意說出而奠我 宗祊自今伊始者
可以想見於此書矣 盤戲執持之先後無不符合
於世所稱願及其文武諸臣之入瞻也亦莫不隨面
應接 凝姿英眇儼若成人非 睿質夙就而然乎
仰而知 天顏之有喜俯而聽滿庭臣隣舞蹈頌祝
之聲今已歷三日而此心猶欣欣如當日也

上伯氏

亡兒仁善而今遽夭死哀思填臆無以自定矣此兒生而有騶虞之性表裏渾是仁善蓋姿質粹然無駁雜故不待教而其中自然通明自髫髻而能知孝父母友兄弟朝夕左右和順愛敬達於面目而喻於四體色辭之間有不得以掩之者其非天性而如是乎至於待人接物亦壹是仁善好學之心出於至誠每以病不能自力悼歎之言不絕於口病間時輒把毫伸紙臨古帖而寫字心畫有法進一步則庶幾鍾王之遺法晝靜夜清則必抽尚書讀而誦之其聲秀朗

可聽長者以其病而止之則黽勉而掩卷每有從學伯父之意而却又以病未能則慨然思慕聞有所患則憂念切至其言多有其父與其兄之所未及思者時見伯父來臨輒欣然迎拜至前而跪坐如將承誨何嘗見此兒之有不如此時乎其仁善則如此而所不足者惟才用氣魄人以此或少之然麒麟鳳凰夫豈有才氣之可言惟其德之爲瑞於世也此兒性仁而質美本非不足是亦可以爲麒麟鳳凰耳且其容貌豐盎端重方厚祥和體短而却秀語緩而能正卽之而可知其爲吉貴之人雖其疾病沈痼而要之無

金石錄 卷之六
夭折之理則決矣而使渠竟至於斯爲其父者安可
無罪乎昔農巖先生喪觀復齋凡三爲文而哭之其
窮天壤貫宇宙之至恨至悲賴以洩出無復餘蘊其
於幽明之際可以想得而後之爲人父子者一見其
文庶可以釋然而無憾祭文之不可無也如是矣今
其父蹤跡有異不敢爲哭子之文可洩之悲可寫之
情可出之淚可吐之語并卷而懷之吞而不宣生者
則結轆死者則沈鬱其將兩無可慰而遂作千古大
恨又其可忍之耶且渠病革見其父而不能言只有
淚盈兩眶若有欲言之意欲吐之情而竟不得焉則

其爲恨與生者何異嗚呼今其鞠期不遠伯氏雖在
調攝之中急構出一大文字備道其父之意而使其
兄一讀於渠前則渠以平日孝心聽二父之言必將
欣喜悅樂曰我二父愛我不以死而棄之有此誨言
云爾則庶可以解恨於入地之前伏望伯氏其圖之
焉雖微弟言伯氏亦必有意而顧此慘恨填塞若不
可以終日故其行蹟可記者亦有一二此則姑畧之
徐當爲遺事俟其有後而授之俾識其爲父者何如
人而此却恐未遑也方聞李女所傳頃日相見之時
戒以幼冲則渠答以父親憂我之病我之形色運用

未嘗不嘿察而密識之吾以是故作此童穉狀以解其憂云此言又絕悲也使渠不死而至於年老則豈不爲老萊子乎

此非欲代作也伯氏自爲主而其間多說其父之悲恨則渠必得聞二父之言庶有慰於冥冥之中故耳三年豈無日而必欲急爲者此悲可洩惟在於此此何異於哭而撫之耶女孥女兒也而後世知有是孥者以有昌黎祭文也渠以男子之身年且弱冠又能賢而有行使其父而有昌黎文章則非獨洩此恨於今抑將傳其名於後祭文與碑誌無間所以仰請者

蓋亦有意也然不必以此過用力於文姑以草創之體爲之而至於修潤則徐待病患稍歇之時何妨也

上伯氏

下書忽到於禁直孤臥思念東遊之餘並與金剛烟霞而落此案上是亦夢耶行中氣體連安遊賞愜意又得稅鞅於天氣未寒之前忙手披奉喜不可言古人以得見聖賢謂之有命名山亦然如非大數則豈以蓬萊方丈自秦漢以來所云云而不得見者收作脚下之物若是容易哉我行便是經東魯不見宣尼面目迴卽弟金城所作正是無分今視此何如也

金石錄 卷之六
清泉白石雖曰無與於我而海嶽體勢自有與道妙相流通者存亦知今行所得不少小天下難爲水果然有此箇意思否三詩祇爲發憤於匏繫而終是前夢之讖還堪一笑迎拜馬首乃有詩先於身亦自奇事此則可慰耳餘在明朝拜悉益聞所不聞不備

上伯氏

昨日別幅求琴說與歐文贈楊寘序恰似可備一篇文字矣弟亦有幽憂之疾琴不必他求卽此一幅便是綠綺將於月明風清之夜臨池上而讀之也一琴求得之意自承前教何嘗忘之而門無一客旣未問

之何以得之所以至今若忘焉者也苟使治病之方于琴若有所得則廣覓窮搜一張琴豈有不得之理吾家舊物聞尙在都尉家云欲令慶也因晚壽輩推來雖不然慶也亦當有借送之道要之匪久泠泠之響出于鍾山耳

上伯氏

金先生從享之禮克成斯文慶幸可言此莫非我聖上聖學高明獨見先賢之造詣有以致之儒生第三疏承 批之日以已下成 命至諭賤臣曰我東濂溪也竊覲 天顏有喜若有所自慶者然苟非慕

賢之誠寤寐 宸衷則豈如是乎此尤感歎欽仰非
但以盛禮之得成爲幸而已也且弟少日習聞先生
道學節義於伯氏始知吾東有金河西先生最初儒
疏從祀之請發於吾族中與有榮焉每以其言之未
卽得請爲恨何幸今日於吾身親見之行禮之日吾
家子弟無可入參者爲歎聞輿能扶病冒寒與多士
之列獲觀盛禮而還吾心亦覺充然不以其添病爲
憂耳

上伯氏

輿也生男奇喜可言五世之家得所重七旬之年得

所抱悠悠萬事誰有易此喜者伏想怡神娛懷調節
有勝弟亦喜而忘病耳此兒生於建陽與其父冬至
恰相似而今則陽復爲春真屬泰矣其名當以春如
何如何

上伯氏

去就欲守鐵限似無更議而弟意恐無說可辭惟有
病之一字而此亦有委折近日自 上元無語及之
事今日亦無言端可達病說如是而及其有 講席
入參之 命乃始稱病豈無猝然之嫌耶此職本無
謝 恩亦似無相見禮只是開講日入參而已則元

無節拍可以卽地決去就耳兒輩上書亦不能盡達其事甚可鬱也舉條畧聞則別無他說只是桂坊之職耳

上伯氏

去就一節弟意則以最初下書中辭意爲正似無更商量雖迫怵畏黽勉欲出其於癘病難動何哉其勢惟有被罪而已者義理要不出此矣但被罪則猶屬出場而許多日月不賜處分時下嚴教督出又當期日別有迫阨如是而已則長在惶蹙中情踪境界恐無可比此豈非切悶者耶然旣有所定亦復奈

何職屬別例且是軍銜則呈旬之云不成格例而三十日限滿見解尤似非可論矣官教祿牌受置似可古人不受祿而已未聞有還給祿牌之事者告身亦當如此未聞有還納者耳在外諭善頃有待稍暄上來之教似在來月初旬間耳

與伯子宗輔

風日清美山遊愜意登陟之餘能無憊困而寄宿山房眠睡清穩否花事想必滿山紅錦當與北漢山暎樓楓葉相伯仲矣汝生長京洛所見不過城郭宮室今入絕峽中登名山神仙之所遺躅騁眺數千里之

金石錄 卷之六
外眼目胷襟必當有自別處意思果如何歸路尋院則必早飯出山可也

答宗輔

廿日夜書披知美赴安吉何等慰喜但行中之遊觀宴樂可謂太康令人皺眉吾則平日不喜此故耳然過去事不須論蒞任以後雖云閒邑有民人社稷莫非分憂之責不可忽也爲官長者當以暴怒爲戒此是古人格言汝性頗躁急必須慎之凡於對吏臨民之際先主莊敬儼若思然後在我而有運用之道不待政令之發而下輩自然畏戢不敢爲窺測之計耳

治家居官節儉爲第一要務大而至於治天下亦用此道也不然則狼狽矣

答宗輔

昔漢劉寵爲邑遞歸也民不忘惠澤父老要路出山谷間以錢贈遺劉寵謂以多謝父老厚意有難揮斥只選受一大錢而歸汝之梨事亦然有何惠澤而使民不忘至有獻芹之誠如古人之爲耶且設供帳欲獻村盤可見西民淳古之風絕異於南俗策馬飛過雖出別嫌之意而事近迫切使古人當之則未知如何處之也大抵官民相愛則如父子相虐則如仇讐

金石錄 卷之六
此不可不知也嘗聞長老之言有一能吏修補公廨而無廳板一日諷鄉官謂以吾頗有惠政而未見一木碑何也其明日見之則木碑滿境盡爲拔來作廳板而有餘今汝木碑雖異於能吏所爲而作櫃之說彷彿相近絕可呵也

答宗輔

作宰山水鄉讀書松桂林聞之於古而今乃見汝此尤何等喜消息汝頗有性福之病讀魯論必得力經傳雖多至於變化氣質則莫如此書呂東萊初年性急至有打破家事之舉而讀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訓頓然變化其有益於人此等處可見也若如程子之言未讀時是此人讀了後又是此人則讀之亦何益哉官燭無眠之夜必着實讀之也當有顯然之效矣兼註讀之方有效雖兼註讀之不過費數月工夫耳吾年來深知讀書之有味而亦可以消遣長夜以眼輒生病不敢生意恨未於少時誦置一經爲老來見效之道耳

與仲子宗慶

光吾之厭讀可悶可悶然兒童輩豈有不厭讀書之理惟在長者管攝誘掖導率興起之如何耳請以馬

喻馬之能千里者固有其才而至於步法之合於規
度則必待人之牽其轡而控制焉不然則放逸奔騰
橫走而別騫今見其放逸奔騰橫走別騫也却立而
責之曰是馬也何不以規度而行也此可乎汝有馬
則日使奴牽出而習步惟恐其不能教也在馬則然
在弟則不然豈愛弟之心不及於愛馬乎是不能推
明其理通於物而塞於人故也如以光兒之厭讀爲
憂則須以教馬之理推之而汝自爲牽可也抑吾有
勸獎戒飭之言而於汝尤眷眷不已者誠以汝才局
之可惜而欲成其通才也氣貌之不庸而欲添以清

氣也吾心不出此二者亦非私愛于汝卽成就人物
之公心也前旣以馬而喻匪馬又以馬終言之可乎
駿馬必自愛錦障泥馬旣駿矣又加以錦繡障泥則
豈不生出百層光輝乎以是馬亦知自愛此物此亦
古人之言也馬固比於人而錦障泥則比於何物也
汝若思之則必不待吾言而自愛其錦障泥也

答宗慶

綱目看時事之得失是非先以吾心斷定然後次見
先儒之論以驗其與我見合不合則見識方有長進
之效矣試用此法可也汝之筆法非老筆非幼筆吾

不得以知之昔曹操臨戰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此所以得勝科與戰一也而汝則臨科意思胡亂先自奪氣何以得捷乎大抵孟德胸中智畧先定臨戰安閒以此也若使汝有文章如孟德之智畧則必不如此不可不知所勉操是漢賊而臨戰之氣象得勝之妙法有不可不取之者故以請以戰喻之義爲此言耳

與叔子宗翊

春寒善過本症不至頻發否朴參奉來留云可喜習字紙大小合十八張送之樂毅論習之也此是右軍帖若學得其神髓則豈非當世之王羲之耶光也善

讀書則亦當以好筆墨賞之也

答季子宗喜

所示孟子疑義善不善云云觀乎下大文則可知養其貴且大者爲善養其賤且小者爲不善此豈待他人之言而後知之哉大註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者卽指此於已取之之義有何不可曉者耶汝試自思之就汝身上觀之則養心志爲善耶養口腹爲善耶其善不善必當自知旣自知矣則亦必自知其取舍矣狼疾人之義尤無可疑此指徒養口腹不知養心志者而設譬而言也觀大註則亦有何難解者乎如

諺所謂不見後而只見前之意而一指則喻輕且小肩背則喻重且大非真謂一指與肩背也若以此謂以養其口腹而失其心志如是看得則其意尤瞭然耳

陳侯周臣云云惟當以諺解為主小註陳氏之說割棄之可也然陳氏之說更看則與諺解無異而汝誤釋之故有此疑耳須以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之適陳而爲陳侯周臣者而看之則無疑矣司城卽宋之官名貞子以宋之司城適陳而仕於陳侯者汝所謂古之遊宦之人仕於他國者是矣此章文義專主

孔子擇所主而言之者也若使孔子適陳爲其國君之臣則此是仕也非擇所主之事其爲司城貞子之適陳而爲臣無疑矣貞子自是宋大夫之賢者其時在陳故孔子去宋至陳之時主於此人也此所以雖當阨難猶擇所主也

情是性之發才則性之能情與才孟子皆從善邊而言之汝以爲情有不善者才亦有不善者而致此疑耶仁是性而發則爲惻隱之情惻隱何嘗有不善耶才亦然愛其親者仁也而其所以能愛者才也敬其兄者義也而其所以能敬者才也才何嘗有不善耶

孟子以性無形狀聲臭不可形容故就其發情動作才用處言之使人易知也情有不善才亦有不善者則皆是氣之所爲非性之本然也

所謂論性之性卽指本然之性也所謂論氣之氣卽指氣質之性也本然之性純善無惡氣質之性善惡不齊今若只論本然之性則不知氣之昏明清濁有萬不同此所以不備也只論氣質之性則不知性之仁義禮智賢愚同得此所以不明也必也合而論之然後方可以備且明若分而二之則非矣汝不知性有本然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故有此疑且不知性卽

理也理氣二者元不相離之妙故於此段全然朦朧然此皆難言也姑知其綱領爲可大槩言之則大學序文中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仁義禮智之性此謂本然之性也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此謂氣質之性也

萬章之言本引曾子之語而曾子則曰懼而不怨見於小學明倫篇矣萬章之變懼爲勞亦有來歷論語里仁篇有勞而不怨四字其註或有所釋須考見也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者豈非勞乎孝子則其身雖勞而不敢有疾怨之意勞字

金石錄卷之六
本無可疑耳

答宗喜

見書知夜安爲慰書徒亦見之必須勤讀使書課日富文理快通至可至可聲音必善修飾以唇勿以喉朗然如玉之中作長短高低緩速而如諷詠之爲則始雖艱艱終當純熟矣汝於書尙不知滋味故無興無興故心不樂心不樂故聲不好有興則自然如舞者之節奏歌者之腔調俯仰清濁可觀而可聽味與興不在他只在於誠汝果誠心好書則豈有不知味不發興之理以昨日所讀言之憤悱二字卽誠意之

發見不憤不悱則雖聖人亦不能啓發蓋其無誠意不能自得雖告之無益故也汝試更就憤悱章仔細玩究則必有所自覺者矣書不能盡吾言亦是舉一隅汝不能推移廣其知見則是不以三隅反者可謂末如之何矣三餘垂盡歲暮之感卽是善心動處此亦汝自思之可也

答宗喜

見書知夜間穩眠可喜讀書而無實得則不如不讀以近日所讀文義言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移之於讀書而體驗則讀之誠實時意思如何其不誠實時

意思如何知此則萬事萬物皆然矣爲機變之巧者士夫之羞恥莫大於此士夫所當爲者自有正直底道理一或涉於機巧則無異於市井射利之術而終歸於敗露雖不敗露其自媿於心當如何吾於少時讀此大文輒不覺面發駢汝則讀之無心耶或發警惕之意耶

與從子宗輿

別汝經歲戀不能忘卽見汝手字知新年侍讀增吉欣喜可言汝年今爲十五卽古人入大學之歲然汝之所學尙在蒙騃有不可遽責以格致誠正之事須努力於小學工夫以立其根本可也吾他鄉逢新意緒不佳惟以眷集之均安爲幸耳

與宗輿

歲暮矣戀思倍切暖餘寒緊調况如何所苦每聞有加無減遠外憂灼何言汝病旣重藥固不可已而又有別般藥卽不畏病三字是也而其要不出寬心心寬則舒舒則泰泰則心自然強旺心強旺然後病可以治方今汝之病氣譬則羣陰之壯也汝之心氣譬則一陽之微也必須保護收拾以爲此勝彼負之機病無論有劇有歇每每翻然回心而思曰吾不畏死

病何足畏乎如是放下久久習熟則便有陽復消息於純坤之中豈不妙哉此言迂緩不切亦且後時汝必笑之而第試用工未必不爲一半分良藥如何如何

與宗輿

朞三百初無可疑吾則昔年初讀已知其易不待成公之半日特不下籌耳今夜燭下使邊君算步則鑿鑿皆合其不合者古今有異之處如九百四十分之日今爲過此數今曆法一時八刻一刻十五分則一時已爲一百二十分則一日爲一千四百四十分益

細微耳天過一度日不足一度月不及十三度之說元無可疑而與天會云者卽謂其節氣湊合處假如今年正月雨水初三日申正則明年雨水當入於亥正以此推之則他節氣皆然也初與天會則必自冬至之入節爲始耳此皆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三百六十日而後始必復爲其節所謂今年雨水或入申正亥正者卽應四分度之一故也一日十二時四分爲三時豈非四分度之一耶更考可也

答宗輿

今日晬盤之戲吾未見甚鬱但愚魯公卿之詩汝又誦之耶東坡之言雖出於一時譏世之意而後之不教子弟者以此爲藉口壞人材敗風俗未必非此等語也吾嘗薄此詩改之曰我願兒生賢且明有才有德爲公卿此意如何其思之

答宗輿

昨書長幅纖悉無遺執紙淚下之餘方寸少豁實有千里面談之幸也山事豈復有他說先塋穴盡求山未得地其勢自致退期吾雖痛迫無可奈何人亦豈有非之者乎所引二說有何可以爲明文的證而爲

此說耶汝旣自知其不當引則吾亦何必深辨也然此個意思長存則每當事輒有尋討來以作文飾自恕之意切宜慎之也至於某人所稱朱子十一月之說大係義理不可不詳言之語長故書在別幅荒迷中何可見之耶姑待從容詳見而置之也

韋齋卒於癸亥三月而其葬在於翌年甲子則十一月之說非誤也然而朱夫子其時纔十四歲於山理似未及致意且其葬卽崇安五夫里靈梵院側此韋齋遺志而其地似不越乎鄉里非求山難得之比何爲而至於十許月始葬也此可疑者一也韋齋墓遷

于白水鵝子峰此在乾道六年七月五日也蓋朱夫子自謂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懼體魄之不獲其安有此遷奉之舉者也然而祝夫人之葬在於是年正月去其卒爲五月也五月之遲則似因於求山而旣用寒泉好山水則其爲吉地可知是年七月何不自靈梵直向寒泉行合祔之禮而乃於白水遷奉之乎此可疑者二也遷于白水韋齋遷墓記之說也去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祝夫人壙誌之說也旣曰壙則此必葬時納壙者也何以預書其年七月之事於正月乎此可疑者三也韋齋行狀中只曰公所藏地勢

卑濕懼非久計遷于武夷上梅里寂歷山云至以韋齋詩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黃花寂歷中之句謂有其識其丁寧詳備又如此者而獨不言白水遷奉一事其曰地勢卑濕而與靈梵院卜地不詳之語相應有若自靈梵直遷寂歷者然此可疑者四也後賢於行狀究其說而不得乃曰竊意墓記雖成白水則不果遷云墓記壙誌俱是徵信文字則何可以未及遷之白水書之垂示於後耶此可疑者五也且行狀中非獨不言白水之遷其於寂歷之遷亦不著年月朱夫子不宜若是疎脫借曰行狀成時墓未及遷亦如

墓記之先成云爾則其狀之成在慶元己未十二月而易簀在於翌年庚申三月則寂歷之遷果在何時在於易簀前數朔之內歟然則亦何必追入於狀中乎此可疑者六也此有許多可疑存而不敢論可也而後人或以十一月之說爲援據者豈非謬歟朱子之可法者則不法而獨欲法此事其可乎於此少有拖泥帶水底意思則幾何而不同於地師輩惑山理千里各葬之說乎此豈非大可懼者乎大抵勿論遠近各葬則爲各葬而此必有事勢之不得不然情理之無甚可拘而然也後人何敢議到也若如地師輩

之說則將謂朱夫子兩貪其地不爲當行之合窳而欲使父母體魄各專名山爲并受其福之計豈不悖甚乎此後則凡係朱子葬親之說慎勿出口雖地師輩爲言痛斥之可也

與宗輿

以喪人而行三獻之祭者吾則未聞世或有此等祭耶人只知長房之爲重而不知代長房者憂服中遽行三獻盛祭之爲未安其意實未可知也此事有不能知者吾若奉承旨公長房而祭時有故都事兄弟亦無可行者則勢將使汝替行汝將以三獻行之耶

金石錄卷之六
單獻行之耶於此決定其未安與否則龍仁事可以處之矣若其未安而猶以長房之名必爲三獻於其祭則此果爲何許禮文乎使之者行之者俱似未免於非禮之歸矣記昔壬午吾兄弟往參外祖母虞卒而在心制中伯氏以爲殷祭喪人不可獻酌終不爲亞終獻至與石隱公相爭難汝亦必聞知之矣參祭而獻酌猶不爲之况替行之祭而三獻乎亦須入思也

答宗輿

七軸經說依來此是遺文親筆奉玩淚滋汝之遺恨

吾亦有之欲言而哽塞吾則老矣所期望者惟汝從今策勵以補前闕上而底悅於先靈中而慰乃叔之心未死前得以相助發下而副世人稱道之意卽汝終身事業此所謂君子有孝子豈不美哉此亦無病然後可爲之事須思所以全保弱質勿以目下山地事過爲勞心以茫昧之事至於喪其自家寶藏此則君子必以爲不孝如何如何

與宗輿

忍逢今日耶朝起坐想汝痛慕攀號之狀只有潛然而已荏苒之間再過筵几生朝日月轉深又幾何時

而大君臨迫耶感念愴思無以爲心耳自葬禮以後所經營卽構文字告哀一事而每以今日爲期矣又此未能不成說不成說非但此也並與一哭昨今年皆不得爲之實非人理所宜有所謂哀中之樂其難得有如是耶近日心塞茫然之症特甚此方寸積傷而然也心氣顯然斷絕至於不能接續自知其如此而人孰知之乎此亦艱辛書之矣

與宗輿

罔極罔極此何事也此何事也以我 大行大王堯舜之德孔孟之學 寶齡未衰志業何限而无妄一

疾遽至 賓天天耶人耶蒼生無祿猶是例語更有何言可以形容此窮天極地之痛哉 國勢岌業人心波蕩危亡之形迫在呼吸而幸賴 冲嗣正位 聖母垂簾庶幾有維係奠安之望而終是憂虞百端凜若綴旒此將奈何賤臣義當蓐蟻頑延至此叫號崩迫豈有餘腸戎垣重寄此豈一毫近似而受任於危急之際雖不敢遽然辭避而此後去就未知如何得當也

答宗輿

許多論病之說無非至到而猶近於何不食肉糜矣

寬懷之不能也加餐之末由也是豈樂爲者哉薦稻
事欲已之誠善思矣然以此而生人之永廢新穀則
過矣過矣吾忽然身致八座寢夢猶噩實職則實欲
速遞而姑無其便可悶公務並至左右酬應甚難古
人所謂添一開封府者儘是不可及耳推 恩之典
不久當祇受愴感何言先廟改題則當待汝之終制
妻廟似當於 國家卒哭後行之矣

答宗輿

汝施叔之喪不勝驚慟至親尊屬在庶惟此叔恭謹
於嫡親忠愛於吾身以分以情終是不失其良心者

千里遠在雖老且病以其姑且生存每切思想足以
慰我懷也今忽聞其幽報無以爲心在此不得設位
一哭悲歎尤何可言宏弟之來固其所也欲給過葬
之需而以數十兩錢渠何以經紀耶

與宗輿

祀事奄過罔極何堪聞汝兩兄未參與誰行事而襄
成耶所送冊子自行蹟至遺事畧綽閱過狀德紀行
殆無遺憾文亦好密而不至於纖繁而不至於夸視
汝平日文字大勝無乃孝心專一氣隨之有以致此
歟但念吾責則茫然未知何時就此中綴緝締構成

一通文字耶如魚吞鉤心氣絕也如蠅被霜神精脫也以此心與神將何以效責於至重之事耶况於此等文字本自生疎者歟

答宗輿

再昨答書披慰蒼下兄不相見今幾年耶其春秋已入八旬而無一點老態云今以與汝酬酢觀之依然有嶽北水西意非康旺而如是乎甚可喜也但其所稱道全不着題此何嘗有文章詩亦下里見笑於大方之家久矣今何足云云也先誌其時意在詳盡到今思之或近於太密政欲就原本刪削而今焉仰質

無所淵翁千古之痛卽此真境界恨如之何且其末端數行結辭欲承先伯氏口授而足成之者仍未及而置之此又遺憾而若經蒼兄眼目必有好議論得以斤正則豈非大願大幸而不敢望不敢望

答宗輿

數日虐炎挽近所無少健者皆自氣凌凌生風而老如我弱如汝者獨無以抵敵殆沒生意推此觀理則莫非命處亦可以知之也近見一道家書則人於苦熱閉目端坐以水觀之則毛髮几案俄成冰海雪江此言頗有理與老子靜勝熱之說相爲表裏而我則

性躁難試汝則慣於捫腹之法此亦可以試之雖今日必闔眼水觀如何如何偶誦奇訣還發好噓

答宗輿

譜單謄本見之正本爲勝可用耳諱下旁註云云汝忽生疑歟有學行三字終是小矣豈可用之於先伯氏全體大用可久可大之學問與德業乎以學行薦授僚屬云者又豈不孤單之甚乎吾意則因前議勿用爲可如何如何尤春後諸賢以有學行爲稱者吾所未見而設或有之不過初授職時所稱而碑誌則無妨蓋其全體道學一生功德盡爲發揮而至於譜

註則無他語只以此三數字斷之有何闡揚之美乎此三字用之於儒士之稍有文行者則固好而在伯氏適見其小汝意如何

答宗輿

遺稿謹受先自詩編奉閱皆是昔年棣榻間耳目之者自不禁感涕沾濕耳燭下之看已無其望而晝亦無暫坐時卒業無期至於狀文吾亦豈食息忘之汝猶不能深知近日吾病氣衰文衰真是隔壁語心氣斷絕主宰毀破者何以文爲古人臨終或多呼寫誌狀大文字此則自有純熟充滿於中者發之無難也

金石錄 卷之六
吾則豈然乎要之多費心力可爲而心力已無此將奈何吾意則每欲搜出先輩爲賢父兄狀德文字先看其體段次就汝錄撰次成文此亦偷閒處靜數月對汝得議論助發然後始可爲要領此事極不易在此中有时入思只有悲悶耳

答孫男周壽

魯論之讀晚矣勿論某書知味而讀之然後方能有效知味亦有其道讀之必諷詠其音節玩索其旨義則自然神會神會然後書與我爲一無厭苦底意至於欲罷不能之域不然而徒以麤心讀之雜念間之

雖曰讀之如嚼木屑豈有味耶

答周壽

黃山谷之言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汝則稱以讀書而向見汝之貌樣則發於色者都是卑賤出於口者全沒通暢莫非可憎而無味何爲而然也試自思之雖曰讀書與不讀等故也汝年已長成而無他所進惟懶習與雜念與年俱長無士夫家子弟清雅本色豈不寒心哉揔而言之專由於不善讀書尙未知文字意味故也凡事無誠不能做况讀書而不誠者豈有成就之理乎戒之戒

之

答周壽

送汝千里初行深以爲念卽見書知安到爲喜但汝書只報平安而江山樓臺之勝一無所示可謂太無文矣子弟之居冊室甚難日下記無衙童二字方可爲佳子弟且芬華之場易蕩心志血氣未定時最可戒者汝其知之乎昔沙溪先生少時隨父親在箕營聲妓滿前一無所顧豈非後學之當法者乎晨昏定省外退而靜坐冊室勿通雜客勿接下隸惟對案讀書而江山樓臺亦是外物只可一覽不宜流連耽樂

至於吟咏何可少耶降仙樓巫山十二峰勿計五七絕句或律或古做得若干篇以歸使老我解頤也又取邑誌古蹟效古人三都賦限百句成篇名之曰成都賦亦可謂不虛爲此行矣

答周壽

示來詩軸真是牛腰今行所得之富已令老祖解頤而數十篇皆好有根基有步驟文識之長進可知甚喜甚喜畧有批評非但字有點化或改全句欲廣汝意見非爲務勝也因此而又有警飭於汝者吾身大寶也人於公三愛之甚於吾身吾身則不愛懶惰暴

棄會糞土六六不及其至於白首窮廬雖悔何及願
汝輩自寶其身絕去懶習割却雜念勿以芬華而移
心勿以安樂而害體時時警惕日日勤勵晝讀夜思
無一息悠泛無一刻間斷自然心志開明氣質純粹
而文章發見以至金精玉潤在家而爲佳子在國而
爲賢臣其爲寶當如何耶念之念之吾已老矣居家
身教旣無其時雖或嬾面亦不暇及於多少訓飭使
汝輩只是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每思韓文公馬牛
襟裾之句不覺惕然而凜然或至於終夜不寐汝輩
豈知之耶各須將此說劄着在心俾不三如水投石

可矣

與外孫李鼎臣

見汝書字畫遒勁繁麗已有食牛氣屠龍相喜甚喜
甚仍憶汝初碎之日吾坐苧洞軒上吟得志喜詩而
尙未書付茲覓紅簡拭昏眸寫去吾之回甲日書此
詩還是奇事無乃有待而然耶詩中文明二字最所
祈祝須知此意也

